

人们常说,会游泳的人,海里也如平地;不会游的人,水池也会淹死.怕水的人,不一定有没顶之险,因为他不敢深入漩涡之中;识水性的人,也许因为太自信,最后不小心被溺,所谓“打死拳师”是也.其实职场的“水”也很深呢。

李刚是暨南大学的毕业生,学的是中文,年轻气盛,也意气焕发,公司看他出身科班,也弄得一些文字,便让他在企业行政办公室做了个秘书,办公室主任刘力给他的定位是“一秘秘书”,言下之意是要多担纲做事.李刚也有几分得意.环视身边,最高学历还是那个与他同时被聘的三本生林聪,其他五六个人中,更没有能及者.他觉得,办公室教自己的学历最高,理应对事情多关注、多建议,这才是负责任。

在公司,李刚的确是能人,且不说总经理的报告演讲是他写,公司年度总结是他弄,乃至企业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也交他主打.还有,财务主管小娟有时也把财务分析报告要他加工润色.不是俨然,而是事实上,李刚成了上下都知的扛大梁的人物,大有办公室不可或缺之势.所以,才一年,工资就与主管持平,待遇也同等。

一天,李刚到小娟桌上找资料,文件夹中翻着一张员工加班工资表,其中有收发员龚梅的名字,加班费竟然比自己多几倍.他看着傻了眼,他印象中几乎从没见过龚梅加过什么班,也没有加班的事项,平时总见她电脑上不是淘宝就是偷菜什么的,要不就到别的办公室串门,甚至逛街.小娟与龚梅亲密要好,无疑是小娟的格外照顾.想到这儿,李刚觉得很不公平,徇私情且不说,也打击别人的劳动积极性.此风不可长!“龚梅每个月都有加班工资吗?”他问了下邻桌的同事苏民生,苏民生一脸茫然的样子说“不晓得啊”,林聪则建议他去问下主任,“这事是不对头,领导知道了肯定会重视。”

于是,李刚正义凛然地走进主任办公室,把这事对刘力作了汇报。

“唔?有这样的事吗?”刘力边签着文件边答着话。

“本来这不关我的事,但为了公司,为了员工的公平,我想还是有责任对主任反映的。”李刚解释着说,“办公室要管一管,要不然大家都会想不通,会有意见的,影响了工作积极性。”

刘力皱了下眉,说:“哦,谢谢你的提醒,我了解一下情况再说。”然后微笑着看着李刚,“还有其它事吗?”

李刚没听懂主任在下逐客令,反而来劲地说:“没有,如发现其它情况我再给你汇报。”

刘力苦笑了一下,“好吧,知道了。”几天,几个星期,一个月过去了,李刚没见刘力对加班的事有任何反应,更莫说处理,好像压根儿忘了这事似的.倒是小娟,对他态度有点变冷了,以前总会给他擦个桌倒杯水什么的,现在却爱理不理的。

李刚有些失望,肚里在骂做主任的昏庸无能。

年底到了,有人举报公司违规避税的问题,税务稽查分局到公司进行检查处理,由办公室负责接待.小娟、龚梅自然要多加应酬,林聪也被刘力叫了去,因为林聪酒量好,办公室就剩下李刚和苏民生,好像是随时等候听令,几个部门催要的文件和盖章的事全搁下没人管.李刚有些不解地问苏民生:

“这检查组来,都去陪,要那么多打老虎!”

“是啊,这么多人。”苏民生算是附和。

“你说一个检查就这么重要?办公室的事就可全部丢下?”

“重要吧,可能重要。”这苏民生从来不太表的,平时就是这样,三棍打不出一个屁.在单位好像这人可有可无,做了几年还是一个文员而已.难怪有人叫他“死没生”。

陪餐回来,已是下午上班时间了.两位小姐听说被人灌醉了回家睡觉去了,只林聪醉眼朦胧,打着饱嗝回到办公室,喝多了酒,所以话也就比平时多几分,“稽查局这回本要罚公司几十万呢,你猜怎么着,龚梅一上桌,就全搞定了!”

“她一个收发员,能做什么?”李刚不明白了。

林聪有点神秘地对李刚说:“这你就不懂了把,告诉你,龚小姐能耐大着呢,稽查局长就是她姐夫,几杯酒上去,人家就答应给个无违规操作的结论,什么事也没了,等于给公司挣了三十万!刘主任这回又要给她涨加班费了,这事谁不知道?你我做死了也没人贡献大呀。”

“啊?!”李刚像被水呛了一口似的,说不出话.半天才有点明白,原来职场上有的人成人谈看似无所事事,却都是有来头的,关键时刻可以救火.真所谓养兵千日,用兵一时,这已是路人皆知而不语的事,自己却为维护什么公平原则去向刘力汇报,真是做了件傻事!

公司总经理理出外考察市场两个月,副总经理主持工作.这副总经理是个有MBA资质的硕士,虽说是主持阶段性工作,却像新官上任三把火似的,决定开办公司首期复合型人才培训班,成绩优秀的,都将列为中层管理后备干部.这无疑对李刚来说是个难得的机遇,好像这培训专为他而设似的。

刘力召开了办公室会议,传达了公司的意见,按大专以上条件,李刚与林聪同时准备参加考试考核.为了让工作不断线,刘力对两人兼的琐碎工作,作了分配.苏民生暂兼林聪的档案管理,小娟暂兼李刚的人力资源信息工作。

小娟不肯:“我又不是打小工的,凭什么要我做兼职呀!”

“啊,这几天多辛苦点嘛,都是一个战壕里的同事,互相帮一下。”刘力和着事。

“哼,我傻呢,老帮别人,别人却来

呛水

查我的加班工资!”小娟白了刘力一眼,话中有话。

刘力尴尬地笑了笑,不吱声了。

李刚听了,脸上有点发烧.他就不明白,刘力为何要把自己正常的反映工作意见,私下透给下面的员工.这小娟也是,又没说她多得了加班费,何以这样忌恨?

“哎,我提个建议,我的事没多少,依然我做,就不劳别人。”林聪笑着圆着场.“李刚人家平时忙的事多,难得有时间去复习.多余的事请老苏辛苦一下.大家说,这样要得不?”

苏民生忙点头:“好的好的,放心就是。”

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.李刚很有些感激林聪的理解人.说起来他们俩是竞争对手,人家却相帮着为他说话.下班时,李刚就邀林聪去吃排档。

林聪给李刚杯里加着啤酒,很感叹地说,“你是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,凭本事,当个办公室主任也有余,公司像你这样的人才,现在都当助理了.可你现在却还得在办公室受女人的气.唉,我也同情你,我要是你,早找总经理调部门去了。”

“哦,我没想到那么多,只是工作摩擦让人不舒服,唉,算了,不说女人了,都是不学无术.”李刚说.“哎,你倒真是做助理的料,这次可要考好点哟!”

“你呀,这点不是明摆着的嘛,我只不过是陪你考的.”林聪不以为然,“其实呢,明着与你说吧,我是想借机轻松几天呢。”

李刚顺口问道:“刘力是什么文凭?怎从没听别人说过?”

林聪答道:“好像别人说是中专,我看他水平也许是本科吧,我也不太清楚.又没看过他的档案.”

“是么,那不错呀,中专生今天能坐到主任这个位子,也真不容易。”

“来,不谈国事,喝酒喝酒.”林聪又给李刚倒了一杯.“你有名牌大学文凭,前途比我们谁大去。”

第二天,林聪去主任办公室拿推荐表,顺便给刘力塞了一条软中华.刘力也没推辞,随手就放在了办公桌抽屉里。

“哎,我说小林,你这次可要下点功哟,李刚人家可是高材生哟.”刘力笑着说,语气中对他寄着希望。

“主任,我定不负你栽培.”林聪忙领情.“不过万一考不上,还愿您关照.李刚这次好像势在必得呢,他昨天说我们这里的人全是不学无术,还打听你是什么文凭,为什么坐到了主任的位子.我说你是本科他就是不信.”

“哈哈,这人还好狂呀!”刘力虽是

呛水

笑着,脸上却是比卖棺材的相还难看.他只是个职业中专,这几年在自考经济管理本科,总也考不过,没有大学文凭成了他的软肋.没想到这小子还挑起自己软肋,很是生气.“小林,下次再问你,就说我是小学文凭,我就做到了主任怎么样!”

“哪里,我们办公室的人,都说你水平达到了教授水平,又有实践经验,我们大家才是你的小学生.你怎么能把自己看低了呢,我不服!”

“这样吧,推荐表我先替你签上意见。”刘力拿出笔,提前写上了考核评语.“你叫小娟盖个章,今天就送副总。”林聪欢天喜地的去了。

十天后,结果宣布了:林聪被录取,李刚榜上无名.分数也公布了,李刚笔试高林聪八分,行政管理能力考核却比林聪少九分。

李刚看到这个结果,再次被呛住了.因为考核是不记名的,到底是谁投他的票,只有天晓得。

林聪见了李刚,面上并无任何喜色,反倒有几分郁闷似的.他对李刚深表同情地说:“唉,打死我也没想到分比你高一点,你才是最好的人选。”

李刚一肚子的气,却还得无奈地陪着笑脸:“祝贺你了,以后发达了可要关照哟!”

没想到,李刚这话还真成了预言.培训班一结束,公司老总调总公司任职,副总自然升正职了.于是,由他负责的首期学员,就成了他的黄埔一期嫡系,皆委以重用,林聪直接被公司任命为行政办公室见习副主任,助理一关跳了过去。

林聪新官上任,对刘力更是惟命是从.渐渐地,李刚被边缘化,一些关涉公司领导的讲话稿,刘力都交由林聪来写了.林聪呢,每次接了任务,都谦虚地请李刚帮润色,时不时还请他吃夜宵什么的,喝着酒时也哥们儿,答应以后给他推荐个助理职位.李刚虽是有着能力比自己差的人比自己发达,心里有几分不服,也有几分敬,但公司还就数林聪对自己知心和敬重,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怨言能帮的也帮.这样,林聪与总经理的接触也多了几分,欣赏也增了几分.自然,林聪在办公室的威信与权力也日渐增大,再加之分管财务,通过客来客往的上下接待,人际关系也扩大了许多.无形中,刘力的权力明显削弱了,办公室有些应由他决断的事,竟然在他不知晓的情况下就被林聪处理了,几宗大的开支也由林聪大笔一签就做了人情,这让他非常不快,觉得自己的地位正在受到威胁。

一天,李刚坐在办公室发呆出神,

刘力打手机叫他过去坐坐.进门,刘力就对李刚说:“办公室现在的事很忙,我想请求公司加一个主任助理职位,你看如何?”

李刚听了有点不知所措,他知道,这个位置在目前于他是惟一可以被提升的平台.但他对刘力已不太相信,上次的后备人员考核,无疑就是面前这个人做了鬼.这回套近乎,不知是想拉拢还是想试探。

“是吗,这是好事。”李刚淡淡地附和着。

“我想推荐你。”刘力盯着他看。“还是推别人吧。”李刚现在谨慎多了,“我怕考核又刷下来,让别人再看笑话。”

刘力沉吟了片刻,凝重地说:“你要这样说,我就明对你讲了吧.上次是你自己说话做事太不慎重,你文凭是高,但也不能去说办公室的人都是不学无术呀.你想想,这是伤大家感情的事,那你不成众矢之的了?”

李刚脑袋里“嗡”了一下,立马想起那天与林聪喝酒私下说的话.“是林聪说的谣吧,我找这小子算账去!”李刚只觉得血往头上涌,恨不得给林聪两个耳光.可一想又没了底气,“我是说过,但是无意的,没有具体所指,我是无心的。”

“人家可不管你有没有心.得罪一个不怕,可你得罪的是一大片”.刘力劝着,“至于谁说的,我没必要在这点明,你心里有底就行,以后呀,不要轻信别人才是.你是个本分人,会吃亏呢!”

李刚不吱声了,不过对刘力却开始有了几分感激。

“这样吧,以后你多管一些事,公司领导材料还是你来写,人事、财务上也兼些监管工作.先多熟悉一些别的业务,以后担任助理也就更成熟了。”

过了几天,公司开会,刘力直接拍板:由李刚监签所有发票,没有监签人署名,不得报销;领导讲话材料由李刚专拟专送。

这样,林聪被架空.他明白这是刘力在防范自己,但他还不敢明目张胆抗议,因为他还处在见习期.于是,林聪把一股恶气全发在李刚身上.而表面上,他对李刚倒更热情谦恭了许多。

李刚想到林聪出卖了自己,于是把他列入了小人看待;加之现在被重用,对林聪就不再放在眼里了,有事没事也故意与林聪顶着干。

当美国次贷危机像瘟疫一样在全球蔓延时,公司的国外市场也严重萎缩,订单纷纷告吹.无奈之下,公司高层决定减员增效,各部门按百分之二十的比例裁员.行政办六个人至少要辞退一人,减员计划由各部门领导班子确定,报公司批复后直接宣布.这样,小小的办公室炸了窝似的,人人自危;龚梅是最大闲人,可却是关系户;小娟是财务主管,况且与刘力关系不一般;主任

邓鸣作品二篇

了起来收缩得紧紧的。他以为自己眼花了,下意识地擦了下眼睛,才相信不仅没看错,并看见女孩也站在他身后。男孩不小心把裤子摔在阳台沿上,女孩在他手上打了一下,十分的亲切。女孩提起裤子抖抖拍拍重新晾上了衣架,然后两人进了屋,关上窗,屋里也随即亮起了灯。

于浩一时懵了,全身顿觉无力,早早躺在了床上,灯也没开,脑子里千百种的设想:他是谁?是谁?什么关系?这么亲热?想累了也想不出一个所以然,便昏昏沉沉睡去。辗转反侧挨到天亮,爬起来就习惯性地走上了阳台,刚抬眼,却见那男孩早已在那儿出现了,正赤着上身做哑铃操,显然,那人在那儿过了夜。于浩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,心里说不出的酸,很难受。他掉头就进了屋,重重地关上了门,似乎表示着一种决绝。他突然觉得自己像个滑稽的小丑,很不满意。

整整三天,于浩像病了似的,打不起一点精神。他没再去咖啡厅,更没上阳台,不敢看对面,也不想看。有时静下心来想一想,又自己觉得好笑,吃什么亏,人家又和你没关系,边也沾不上,自作多情,自讨的。想到这儿,所有的不爽也只能是打落牙齿往肚里吞,怨不得别人。

这时,娟子正好打来电话,说要作些准备过来。于浩想也没有想立即说:“要那么多准备做什么,赶快过来!”

娟子的到来,让于浩充实了许多,工余也不显得那样无聊,虽然心里还总是惦记着心事,但有做不完的事,也就不想那么多了。但不管心事如何,对面楼台他却是克制着不去望一眼,好像出于一种置之似自己和自己的赌气。

娟子是一个勤快的主妇,一来就翻箱倒柜地把衣被鞋袜全找出来洗,加上她更多的女人服饰,阳台上像晒香肠腊肉似的挂得满满的,男女同居的迹象摇摇得很。这样也好,反把对面的风景挡住了,眼不见为净,省了心事。

晚上,娟子缠他带去逛夜市。于浩心不在焉,他总觉得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将自己往咖啡厅拉,终于,他作出了决定:“娟子,我们去喝咖啡好吗?”

“OK!”娟子很高兴,显然她喜欢这

不可能自裁,林聪刚提刘力也无法拿他来裁;李刚也相当于主管级了,还是公司要求的高材生;最后只剩下个苏民生是一般文员,他被裁的可能性最大。

办公室真正的领导班子就刘力和林聪两人,裁谁辞谁得由他们商议,两人密谋了半天。

一个星期后,被淘汰出局的倒霉蛋,还是李刚。

这回,李刚不单是呛了一口水,而是溺水。

好在,好人还是有天助.由于有过多方面工作经验,李刚不久就被一个大学同学所接纳,还被任命为同学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主管。

由于是大学同学,李刚就无话不谈.同学听完他的职场经历后,给他点了脉,告诉他自己的心得:

职场上,不能求公正公平,老板有他的考虑,但从不与外人道,装傻是福;对你坏在明处的人,只是让你不愉快,无太多安全之虞;如人无理由的对你好,不是把你当了对手,就是把你当了工具,倒要十分提防;同事圈中议人长短,必将成为是非之柄反伤自己;碰了上司的软肋,必招致自己断筋;适度本分为好,两面三刀去钻营反可能误了卿卿性命;两官相斗千万别做马前卒,当你自以为有功时,对手们可能却在喝着和解酒,官官相护,草民垫背。

见李刚听得一愣一愣的,他的同学得意地跷着二郎腿作了终极结论:“职场深莫测,不会游泳就莫乱趟水.职场更加如战场,最后活着守住阵地的英雄,极少是冲锋陷阵的斗士,而是那些人前装傻,人堆装死看似平庸的人!”

有同学的关照,李刚工作得很开心,也很尽责.这天,他带队到人才市场搞招聘,台桌前来了个求职的,竟然是林聪.林聪头发凌乱显然好久没洗了,衣领和袖口油腻闪光,一副潦倒落魄的样子.林聪见了李刚,他乡遇故知般的显得特别亲热,好像以前什么事也没发生过,还唠唠不绝地说起了他的遭遇;李刚走后不久,公司营销策略的一份机密文件找不到,原件是存在行政办档案室的,是由他保管的.总经理大光其火,一气之下就把他炒了.后来,听说苏民生又把文件找回了.其实,这就是刘力与苏民生共同设的局.再后来,苏民生顶了见习副主任的职位。

“那次公司裁员,我本是力主辞退‘死没生’的,可刘力就是要裁我,我没说话的份。”林聪讨好地说,“当时没保住你,不好意思啊,你这里还要人么?”

本来,李刚见林聪的可怜样子,不免动了恻隐之心,心想如果他提的要求不高,可以考虑给他个岗位.可听到这假惺惺的解释,一股无名火顿起,厌恶地一挥手,“你这人怎么成这样呀?我这里容不下你,另谋高就吧!”

林聪讨了没趣,悻悻走开,随即被人头攒动的“蚁群”所淹没。

在沿海的这个城市,求职的大学生还真如蚁群,于浩却凭自己的一纸高职证,在一家大广告公司谋到了平面设计的职位.努力打拼下来,几年后升到了设计总监,薪金也就涨到八九千了,进入了白领阶层。

虽说工作体面,人也长得很帅,但个人问题却一直还没着落.面对着家中二老的一次次催促,找个对象成了于浩最犯愁的事。不是没有女孩子青睐他,也不是没有他看上眼的靓女,而总是缘分不到似的,钟情于他的有一大把,而于他不是没感觉,就是认为如今的女孩太浅薄、太功利,中看不中嚼;他有感觉的人,却都名花有主了。找女朋友的事就这样一天天拖着.直到有一天家里催他回去一趟,才把终身大事初定了下来,对象娟子是他同学的妹妹。他对娟子早就识得,也有过好感,春节相处了一些时日,两家人也相见了,便按当地风俗过了聘礼。完事,他又回到了他所在的城市,等着暑假接娟子过来。

于浩的生活很单调,平日子里工作之外,几乎没什么社交,他不喜欢进酒店,始终习惯了不了那淡而无味水渍味重的粤菜,也极少去唱KTV,受不了那种嘈杂,有时宁可一个人去上岛咖啡厅喝喝咖啡听听音乐,打发单调,缓解一下工作的压力。

于浩租住的是二室一厅带有电梯房的白领公寓,有个烤漆铁件做护栏的弧形小阳台,这是他最爱的地方,在这里抽抽烟,喝喝茶,看看书,乘乘凉,是他最惬意的事.不过,阳台前面却没有风景,全是一幢幢鸽子笼似的出租房,每个笼子里,几乎清一色的是携妻带子的农民工,或是那些南下闯荡的年轻人和他们的梦。放眼望过去,满目是万国旗似地飘动着的衣裤或尿布,仅有三楼一户的阳台,简洁,还种着些花草,与周围形成格格不入的对比,给人万草丛中一点红的感觉.即便如此,也引不起于浩多一眼的关注。

星期天,于浩做完一个花园楼盘宣传的前厅布展,累了一天,八点钟一收工就径直去了上岛找轻松.他习惯性地拣一个离水池近又靠窗的位子坐下,要了一壶咖啡和一份煲仔饭,安静地享受着。

乐池中那个扎着马尾巴的忧郁的

萨克斯手不见了,在那位置上换了一架白色的三角钢琴,三面围着一架白纱的纱幔,弹琴的女孩安静地坐在纱幔中,穿着一袭湖蓝色的连衣裙,一头乌黑的秀发像瀑布般在肩背间泻下来,像她白净的手指间流出的乐符一样流淌.清脆的乐声在大厅里回荡,也如她那湖水一般的蓝色,美丽而静谧,给人以无限遐想。

从此,每隔一两天,于浩就会到咖啡厅去坐坐,与其说是去享受那份轻松,不如说是去感受那宁静兼女孩的宁静,这宁静莫名其妙地吸引着他,自然就让他想起戴望舒笔下那幽怨的丁香般韵味,总觉得这女孩给当下浮世注入了一股久违的清新。

也是那么一个晚上,于浩如旧地坐在他习惯的那个角落喝着咖啡。三五男女进了咖啡厅,为首的是一个披着长发的青年,T恤衫上印着杰克逊的头像,还没落座,就对着弹琴女孩嚷起来:“哎,靓女,弹个《你并不孤独》来听,给你小费!”在安静的氛围中,这嚷嚷显得特噪耳,让顾客们都觉得有些愕然。

弹琴女孩依然弹着她的曲子,一边微笑地转过身摇了下头以示不会。

“不就是卖唱么,贱!”长发青年手中甩着一叠钞票,对着女孩把钱在椅背上摔得“啪啪”响。

侍应生赶紧上来,低三下四地解释着。这伙人在大家的无视注视下,觉得没趣,悻悻地离开了,大厅才归于安静.而那琴声,却突然停了下来,女孩一动不动地坐着。于浩有些替那女孩难过,想她也不会再弹了。可一会儿,她甩了下长发,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,琴声又响起,不过,却听起来沉重忧郁了许多,让于浩内心生出说不出的怜爱.这种情绪让他有些坐立不安,总觉得要表示下什么。于是问侍应生要了杯草莓奶茶,壮起胆子,在众目睽睽之下,径直走向了乐池。

“辛苦了,你弹得真、真美,我们都感谢你!”于浩惶惶地把奶茶递给女孩,语气中强调了“我们”的音调.女孩有些受惊地看着他,也许于是浩自然的诚恳让她理解了这是份纯净的感谢,在这俊男的执著递送面前,默默地接过了杯

子,低头轻声地回了句“谢谢!”

于浩发现,女孩的眼睛有许多的泪光,原来一直在流着泪弹着钢琴的。

回到座上,于浩这才觉得脸上发烫,不明白刚才哪来的勇气,担心着自己的举动在别人的眼中是不是有点可笑.于是低头喝着她的咖啡,不敢看乐池,也不敢望四周.不过内心却感到一种轻松,他觉得,他送出的不是一杯奶茶,而是大家对女孩受委屈的一种慰藉,自己做了件人性关怀的好事。

十点半,是乐池休闭时间.女孩如往常一样,盖上琴盖,款款离席.但这次,她却没有了如以前那样朝最近的东楼口下,而是沿乐池拐个弯朝西楼口走,这个方向经过于浩的席位.当女孩经过他身边时,

他感到女孩对他似看非看似点非点头有所致意,但脸上的羞屈是明显的。

侍应生走过来往他杯里加了半杯咖啡,于浩用小匙加了点糖和牛奶,让振边回味,那味道似乎甜到了心里。

这一晚,于浩没睡好.眼前总闪现着女孩那清纯隐含、羞涩怯怯的神态,这让人非常向往迷惑.在开放都市打拼的那些女孩身上,这种原生态的韵味早就找不到了痕迹,只是间或在那些从山清水秀之乡初出世的端妮女孩身上还有些存留.就像现在到处都是时髦大餐,其实都是由化学品催成的淡而无味的人造食品,早已没了早年农家自然食物的鲜美了。

如果说,之前于浩去咖啡厅是为感受那份宁静与清纯,那现在更多的是在两个小时的等待中,渴望着每晚那不足半秒钟的擦肩而过.他无数次地想过,要开口对她说句什么,更设想过大胆发出喝咖啡的邀请,可终究没勇气说出.不过,有一点他很自信,就是女孩在心底是非常感谢他每天来听她的琴,自她那天有意拐弯经过他身边退堂后,路径就再没有改变过.而这条路径,从理论上来说,是多绕了的.可这一绕,把他绕得也出不来了。

周末的一个下午,于浩在阳台上看着书,眼睛疲劳了,习惯性地朝远处眺

对面的女孩

种有情调的建议。

一进大厅,于浩本能地直盯那乐池,眼光触及那湖蓝色的瞬间,心还是止不住“怦怦”地跳.他尽量找一个不易被那女孩注意的角落坐下。

两人对饮着.于浩似乎专注地听着娟子的窃窃私语,可她到底在说什么,他并不太明白.娟子问他这咖啡是不是好苦,他便应道:“嗯,是的,好听.”气得娟子连到他鼻子。

琴声停了,于浩浑身不自然起来.他希望女孩向他走来又怕她走来.可女孩偏向他走来,而且是大大方方的走来,擦肩的那一刻,女孩不经意似的瞟了娟子一眼,然后对着于浩莞尔一笑:“你好!好久没来?!”

于浩猝不及防,愣在那儿“哦,哦、哦”不知如何作答。

好在女孩似乎根本不打算等回话,她径直走向收银台,对一位特酷的高个侍应生招了下手,两人轻轻耳语着一同走向了楼梯口。

娟子眼光怪怪的看着于浩:“你们认识?”

于浩含混不清地嗯嗯着,再也没有心思坐着喝咖啡.他按下呼叫器,那个酷哥侍应生走过来。

“买单。”于浩掏出了皮夹。

侍应生彬彬有礼地笑对于浩说:“不用了,我姐已替你买了单。”

“你姐?”于浩愣愣地望着对方。

“是的,我大姐.她要我代她感谢你上次对她的关照.明天,她要去深圳应聘了。我是介绍到这儿做事的,以后请多关照!”

侍应生走开后,娟子满腹狐疑地问于浩:“他姐是谁?”

“她是谁?啊,是以前的邻居吧。”于浩怔怔自语着。

第二天,于浩借晚上加班,急急地再次去了咖啡厅,乐池果真已易人,琴手是另一个女孩.于浩感到整个大厅都充斥着乐音,每个音符都是带着空虚的失落.加糖的咖啡,不知为何喝着全是苦涩。

也是从这天起,对面楼台再也没见过那晨妆的长发女孩。

本版责编：胡文杰